

## 一、困擾——暴力

郭健來澳後的第一個生日是和我一起過的，我們的生日恰巧在同月同日。本來大家說好了吃過晚飯去周思家參加另一個晚會。不知為什麼他又改變了主意，說什麼也不去了。獨自關在屋子里，用鋼筆在紙上涂着，黑鷗鴉的一片。後來那張畫制成了印刷品，他送給我一張。我把畫掛在墙上，不時琢磨，始終看不明白。那張畫黑乎乎的，有蟲蟲在飛舞，我覺得郭健的内心受到一種困擾，是什麼？我猜不透。

郭健後來和我家走得很熟，他和我丈夫老宋是同鄉，又和我同一年生日，每年一起過生日好象成了慣例。他和艾麗常來家坐，提着兩瓶酒，老宋做幾個家鄉小炒，一頓飯總要吃好幾個鐘頭。席間總是他在說話，我們是聽衆。郭健說得最多的是“打”和“殺”的故事，都是他的親身經歷。他講的很生動，眉眼鼻子四肢身體都在幫助他說故事。有的我們已經聽過幾次了，還是百聽不厭。郭健生在貴州都勻，在大城市的人看來，那個小地方無異於荒郊野外，窮鄉僻壤。那個地方民風驛變，無法無天，視生命為草芥。我相信他講的是真的，二十年前我在貴州的大山里盤桓，親眼看見兩個生產隊因為稻田的流水問題掀鐵鬥鏟，打死了三個農民，用席子裹着放在田埂上，露出兩只沾滿泥巴的腳。後來風氣日下，在他的家鄉，更是一個眼色，一句話，一個動作便可引起一場毆斗，送上幾條性命。人人身上都備有跳刀，郭健也有，用來防身。他的故事描繪了一個殺戮四伏，步履維艱的世界。在暴力征服一切的環境中長大，郭健痛恨暴力。

郭健從小想當兵，沒有什麼崇高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又聽說解放軍是個大學校，可以學習他最喜愛的繪畫，就躍躍參了軍。那時中越戰爭打得正熱鬧，他被送往邊境。他是文職人員，沒有上戰場，却眼見戰友一去無返。有件事給他的印象極深，他的一個老鄉戰友，她想以武力制服別人，更想當英雄，部隊攻打一個山頭，她積極報名參戰。後來他受了傷下來，受到首長和群衆的熱烈歡迎，但是當晚就被抓起來。因為在戰場上他嚇壞了，照着自己的腿開了一槍。他受到軍事法庭的嚴厲制裁。戰爭是殘酷的，要想逃脫敵人那一槍子兒，就免不了自己人這一槍兒。戰爭扭曲了人性，郭健說：“恐怖。”這是他的口頭語。

後來郭健上了北京民族學院學畫。他還有很多暴力故事，發生在校園、天安門還有圓明園。這種暴力的形式不同於百姓的打架斗毆。不同於兩國的戰爭。是一種文化的並在一定形勢下動用國家機器來維持的暴力。郭健說：“在北京暴力是潛在的，稍一放鬆就泛濫。”“多年來我一直作暴力夢。”他說。

我頓悟，暴力，是困擾郭健多年的東西，也是解讀他的作品的鑰匙。

## 二、“小雜種”——叛逆

從本質上說郭健是個和平主義者，他不喜歡打架也打不過多少人。郭健的個子纖細瘦小，穿布深色肥大的衣服和肥大褲子，人沒有被擋起來，彷彿更小。加上少數民族血統賦予的清眉秀目，看起來也就像個中學生。他能打得過誰？但是他總是卷入毆鬥。爲了免受地痞流氓的欺侮，他在胳膊上畫了一條長龍，畫得很藝術，就像真的紋身，坐火車時有意將起袖子，抬高手臂，露出那條龍。果然一路平安，還有人恭恭敬讓。

郭健  
小傳

郭健1963年出生在貴州省的都勻。他自幼喜愛畫畫，在小學時所有的課本都塗滿“作品”，爲此遭到父母親責打，並被禁止畫畫。幸而老師發現了他的繪畫才能，他才有機會繼續畫下去。在中學時他自學油畫，蘇俄的油畫給了他很大影響。

中學畢業後，郭健在他父親的工作單位開卡車，轉變了貴州的所有大山，畫了大量的風景和集市的速寫。越南戰爭時，郭健聽說在解放軍大學校可以學習繪畫，就自願報名參軍。軍隊開赴中越邊境，根本沒有機會學習繪畫。那時士兵仍不斷送往中越邊境打仗，郭健是文職人員，沒有參戰，時常畫一些戰爭宣傳畫。

三年後郭健退役回到都勻做工會宣傳干事。一天，中央民族學院的一個老師到都勻，偶遇郭健，看了他的繪畫作品後，鼓勵他投考民院。

郭健在民院學習了三年中國畫，他覺得自己不适合畫中國畫，希望繼續畫油畫，這個願望在學校裏沒有實現。

畢業前夕，“天安門事件”發生了，郭健參加了5月份的學生集會和絕食活動。6月3日夜晚他正在木樨地，親眼目睹了許多傷員和死者。這件事對郭健心理產生極大衝擊力，並強烈地影響着他以後的繪畫。暴力扼殺人性，這是郭健最近一系列作品的主題。

郭健雖然允許畢業，但學校以他參加學生示威及與外國人有聯繫爲借口，把他分配到貴州偏遠山村的一個工廠。郭健不服從分配，搬到北京西郊圓明園的一個山村裏，與幾個畫家同住，並開始他的制作。後來村子里逐漸聚集了越來越多的畫家藝術家，成為有名的圓明園畫家村。

1992年郭健移居澳洲，他學英語，打工的同時完成了一系列作品。

1994年郭健的畫展“小雜種”在Heidi space Gallery展出。

1995年郭健回中國6個月，住在圓明園畫家村和他的朋友們一起作畫。在6月4日紀念日之前軍警把畫家全部驅逐出村，沒有走的被逮捕。圓明園畫家村從此不復存在，被驅趕的大多數現在北京東邊郊區落腳。回到澳洲後，郭健在TAFE學了一年英語，做油漆工，現在爲一個廣告公司畫畫。與此同時他完成了他經過長期思考的一系油畫。強烈地表達了他對中國對士兵對人性的認識與感受。

郭健的作品不僅反映了他的經歷和思想觀點同時也反映了他生動的想象力，幽默和他近乎異常的敏銳感。

## 大激情——郭健和他的畫

凌之

座。郭健喜歡剃光頭，光頭竟有意外效果，意味着“（局子里）出來的”，人見怕三分，郭健也就樂得將錯就錯。這些故事讓我笑了半天，故事本身就是黑色幽默。郭健的反抗僅此而已。

郭健沒有強壯的身體却有善於思考的頭腦，他一旦站在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上俯瞰暴力，視野就遠遠超出了動輒拳腳的蒼蠻衆生。他說，他從小就不愛看《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這一類的書，通篇的縱橫捭闔、陰謀詭計，刀光劍影，強暴政治，却作為中華精神一代一代傳下來，延至今天。而當今先進的媒體還在不斷加強着暴力信息的傳遞。



○郭健，《小雜種》之五，1995.6，油畫

於是郭健選擇了另一種形式的反抗，用他的畫。1994年郭健舉行了來澳洲後的第一次畫展，名字叫“小雜種”。有個電影叫“北京雜種”講的是幾個反傳統的新銳藝術家的經歷。爲什麼叫雜種？可有各種理解，但他們的共同點是在藝術中融合了西方現代思想，成爲正統文化中的叛逆兒、時形兒。雜種的核心是一個“反”字。郭健也屬於這一類雜種。在他畫展的“雜種系列”中每個畫面里都有初生的嬰兒。有一幅畫，正中一個老太太舉着一個新生兒，被一家人簇擁着。背景是一個破舊的門，上面貼着“福星高照”之類的殘破門聯。郭健的其他畫中也常出現類似的門相、門聯。他說，門相象征着一個文化框架，人們一出生就無可選擇地落入這個框架之中。傳統文化以一種暴力的形式施加於人。在另一張畫中，中心站着一個嬰兒，一個大人附身對嬰兒耳語。周圍是種種面孔和長蟲怪鳥。那個大人是郭健自己，畫得一分也不差。嬰兒也是他自己，都是光頭。郭健說，我自己在對自己說不要怕，力量來自自身。他畫的多數嬰兒一出生身上就有紋身。紋身，在中國被視為反派人物的標志，不爲社會所接納。紋身的嬰兒着意表現的是反叛精神。儘管這種反叛只是來自弱小的個體，力量極其微弱，就像現實生活中的郭健的光頭，郭健的“紋身”。

## 三、3×3——施虐與被虐

郭健屬於早期圓明園畫家，他們不像後期畫家爲追求時髦而逐利，他們是被迫上梁山的。大學畢業時，因爲郭健犯過“亂動”的錯誤，被分配到貴州偏遠地區的一個工廠。這無疑將斷送他的前途，郭健拒絕接受分配。他搬到北京西北郊圓明園的小村子開始繪畫創作。1994年底，郭健又回圓明園，在那里住了六個月。95年春天我也在北京，去看了一次郭健。他帶我走家串戶，看看畫家的畫，畫家的生活。一些畫家還在孜孜不倦地畫批判性的畫，更多的人則畫迎合市場潮流的畫。郭健有些遺憾，圓明園精神已經逐步變色。晚上，郭健他們買了兩條活魚，做了貴州風味的湯魚火鍋招待我。香味招來一大堆人，圍着火鍋喝酒聊天，圓明園的生活方式倒是還保留着。兩個月後，六月四號之前，警察勒令全部畫家立即離開圓明園，否則後果不堪。畫家們逐步撤走，沒有離開的就被抓走了。圓明園畫家村從此不復存在，郭健回到澳洲。

圓明園畫家村產生於對文化暴力的反抗，並以反抗的失敗而告終，毀滅於武裝暴力的壓制。郭健親歷目睹了這一全過程。他和幾個藝術家的“3×3”行為藝術表演，就是對文化暴力揭示。在那次表演中，郭健慢慢脫去衣服，直至裸體。艾麗和王智遠用毛筆在他身上寫字，郭健面無表情，認由寫字者擺布。衆人在旁邊靜靜觀看，看着就有點兒按捺不住，拂着身上着搶過筆，爭相畫鴨。我也抓到一支筆在郭健身上寫了一些字，是什麼記不清了，當時腦子里冒出什麼就寫什麼。不久郭健從頭頂到腳底板全是字，粗俗的高雅的什麼都有。艾麗用保鮮紙把字密密實實包裝起來，表演結束。這是“3×3”中的主要節目，留給大家的印象最深。這個表演意味着什麼，我不甚明白。



只覺得很有刺激性。後來郭健回憶說：“人們由觀看變成參與，形成暴徒式群體（這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名詞，指單獨一個人時不會做的暴力活動，形成群體時却能發生。），這是出乎我們意料的結果，讓我想起蜂擁而至的文化革命。不僅人們所寫的語言是暴力性的，而且我確實感到了落在我身上的筆觸蘊含一種施暴的力量。”我想寫字的人說：“不可能吧！”郭健說：“真的，確實是真的。”我覺得那是他關於暴力問題的焦慮和困擾，通過表演又折回自身的緣故。在那一段時間，他越來越多地思考暴力和人性，考慮人類的施虐及被虐。一組新的畫面在他的頭腦中逐步成形。

## 四、“雙喜是一把暖槍”——大激情

去年同性戀節，郭健、艾麗和一個澳洲女孩一人穿了一身解放軍制服，配以領章帽徽上街。他們先到唐人街轉了一圈，英姿颯爽地穿過瞪目結舌的人們，這是“九七”預演，效果很好！路上遇到一名警察，艾麗“唰”地立正敬禮，一個標準的軍禮。警察慌忙叩響腳跟，條筆直地回了一個標準警禮。艾麗捧腹大笑，這個效果也不錯。

這個舉動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是看了郭健的近期作品（即本次畫展展出的作品）才領悟，那次的行動可以看作與這次畫展配套的行爲藝術表演。他是嚴肅的，思考的，這一思考從1989年始延續了將近十年。

郭健參加過“天安門事件”，他示威，游行，絕食。最讓他震驚和終生難忘的是親眼見到了流血和死亡。他毫不諱言：“可把我嚇壞了。當兵時都沒見過死人。”他說，如果我還在當兵，我肯定是一個以暴力壓制暴力的人，而當時我是一名示威學生，是以暴力反抗暴力的。兩種角色是相通的，每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施暴和抗暴的兩方面，都可以扮演這兩種角色，只是條件不同角色不同而已。郭健的思路又回到歷史和文化。他說，幾千年來，專制集權的統治者就是靠暴力壓制叛逆，維持社會穩定，當文化暴力對反叛者無能爲力時必然訴助武裝暴力。人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又暴力行爲來反抗，結果是以暴制暴，以暴反暴，形成歷史的惡的循環。這已成爲整個民族文化的一部份。積澱爲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心理”。在一定情況下總要爆發。看透了這一點，在郭健眼里崇高和猥瑣、神聖和平庸、正義和邪惡、偉大和渺小，這些對立的詞匯失去了它們本身的界定，隨時可以取代對方位置。說得太玄了，還是來看他的畫吧。但是不要忘記，上述那段高深理論，正是他近期畫展《雙喜是一把暖槍》貫穿一致的主題。

如果說郭健在澳洲的第一次畫展主要表現個人自身的反叛，那麼這次畫展則介入社會政治，具有強烈的干預性：這樣一幅不是想懲罰而是慶祝的卡通形象，到底是爲誰服務？並不是簡單地施暴玩深沉。他調動了可愛的臉容、變形的身體、俗麗的女子、還有兒童玩具、雜耍、大金魚小猴子等等組成一幅幅熱熱鬧鬧、歡歡樂樂、充滿激情的畫面。而每一樣東西都是對暴力的暗喻，一種諷刺。比如雜耍和硬氣功，本身就是暴力長期演變而來，喻示暴力下人性的變異；兒童玩具讓人想起“從兒童抓起”的訓誡；遍地娶花贈禮指暗藏威脅；唐三彩的木馬是對“強大”的嘲諷。每幅畫怎麼看怎麼有意思，每個細節都能引起你對歷史的回憶，對現實的聯想。更有意思的是每張畫面裏都可以找到郭健本人，歡天喜地地參與着暴力。我猜想這是他對自己被扭曲的人性的反思和批判。

畫展的題目中有“暖槍”二字。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性。郭健的畫里的確充斥着性的內容：性暴露狂、裸女和色迷迷的眼睛，還有暗喻性的飛機導彈。郭健對性和暴力的見解來自他的軍營生活。當兵的正處於青春躁動時期，年輕的戰士每次去打仗都有一種性幻想，盼望着榮歸故里時姑娘們的青睞。這種性幻想變



○郭健，《大激情》之七，雜技，1996.4。

成催化劑、興奮劑驅使他們勇赴戰場，於是性的衝動轉化爲暴力。有一幅戰士與瑪麗蓮、夢露嬉戲的畫，就是來自郭健自己的經驗。那時夜晚他常收聽“敵臺”，第一次聽到瑪麗蓮、夢露的名字，大受刺激。對於戰爭中的中國士兵來說，瑪麗蓮、夢露就是他們心中的天使，是唯一可以發泄的性對象。他們把軍褲私下改成喇叭褲，偷偷地約女兵跳舞。美國佬沒有想到，夢露這顆重磅肉彈，毫不費力地就把中國士兵打翻在地。

郭健這次展出的作品以中國人物爲對象，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格，但是所揭示的是世界性的問題。當今的世界，暴力、凶殺、政治、戰爭正以有形的和無形的手段屠戮生靈，威脅着我們的日常生活。郭健以個人的經歷表達對暴力的控訴，着眼點是對整個人類的關注。

在悉尼的衆多畫家中，郭健是甘受寂寞的，他多 年來的創作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批判性，因而具有高度的社會價值，價值則甚微，他非常清楚這一點。他靠搬磚頭，刷油漆和畫廣告畫育活了這一批作品，對他來說也許是扶貧無功的，但他只畫這些，要不然他覺得良心上過不去。

## 澳洲藝術評論家郭健畫作的評論

艾麗編譯

※形象主義的畫家郭健創造了一系列滑稽的、土里土氣的、光輝燦爛的卡通形象，以用嘲諷官方社會現實主義的革命英雄畫像。

Benjamin Genocchio《Home and away》1998年3月22日《悉尼晨鋒報》

※郭健所運用的象徵主義手法是過去一個主要畫家Max Beckmann會理解欣賞的。

「注：Max Beckmann (1884-1950) 德國表現主義畫家」Oiles Auly《Beyond the Crisis》1998年4月25日《澳洲人報》

※遠超越其它而最迷人的現代繪畫是沈嘉蔚和郭健的。郭健顯示了高度的氣勢和形象化創造力，他的畫奇特地令人聯想到格拉斯哥的藝術家群在1980年代創作的人物畫。利用歷史性的母題嘲弄現世的做作和虛偽。郭健的畫是對當今中國猛烈諷刺的評論。他的《大屏風》是展覽中談論最多的一幅畫，畫中把從舊時色情藝術中借來的朝臣和名妓跟他們的現代版：一個好色的商人和一個迷人的應召郎並置一室。題目明顯地是一語雙關，一方面指一塊精工細作的黑漆屏風成爲畫中人物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指屏擋體面人士見不得人的違禁行爲。

JONE Mc Donald《After the Party》1998年5月2日《悉尼晨鋒報》



## Impressions

婀娜多姿  
高貴典雅  
年青佳麗  
風姿卓越

10AM-4AM  
(七天營業)  
479 ELIZABETH ST.  
SURRY HILLS  
264026711

10AM-3AM  
(七天營業)



40多位18-25歲青春美女，  
含苞待放，嬌嫩欲滴，爲  
君提供超性感胴體按摩。  
9699 1544  
475 ELIZABETH ST.,  
SURRY HILLS  
16054225711

Black Cat  
悉尼色天香  
聞名



30多位新、純、美、  
艷、香，艷麗動人，  
豐臀玉乳，提供溫柔  
全套服務。  
9699 1366